

黄金坟场

Simian
Biansheng

四面边声

漆雕醒 著

侵略的铁蹄踏碎了生者的家园
贪婪的欲望觊觎着亡者的秘密

1927年，四川军阀刘湘制造的“三三一血案”，害死了赵君懿的启蒙恩师。为了替恩师复仇，赵君懿策划了一场刺杀行动。行动不幸失败，并因此搭上了他的挚友海东子及初恋情人采采的性命。

热血青年赵君懿在狱中死去了，天津清道的老夫却意外地多了一个名叫赵义青的义子……

数年后，正当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虎视眈眈之际，赵君懿秘密潜入日寇的间谍基地——彼德私立学院，意图行刺汉奸周易群，却意外遇见一个恐怖的半脸之人，那半张脸，似曾相识——这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的人，究竟是谁？

广西人民出版社

黃金坡場

Simian Biansheng

漆雕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面边声 / 漆雕醒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19-07034-5

I. ①四… II. ①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656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曾蔚茹

责任编辑 曾蔚茹

责任校对 林晓明

美术编辑 王 霞

印前制作



读家文化
QQ: 417038558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034-5/I·131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青風子

目 录

第一章 恶鬼幽灵 (1)

天使与魔鬼，本就是二者一体。

第二章 后庭花 (8)

租界这边是一场幻梦，租界那边是一场噩梦——然而梦，就终归是要醒的。

第三章 熟地难离 (19)

人们会记得棋手，却不会记得棋子，
棋子是没有名字的。

第四章 无常脸 (26)

死亡本该是一瞬的事，而等待死亡比
死亡本身更残忍。

第五章 青风子 (32)

纯白无瑕的蒸蒸日上——如那段纯白无
瑕的岁月——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第六章 悲莫悲兮 (39)

哥老会在四川盛极一时，外称“无地不公口，十人九袍哥”。

第七章 离乱人 (62)

像是一口病气终于被吐了出来，大地畏惧地瑟缩，却无处可逃。

第八章 阿修罗 (85)

舞娘们铆足了劲向客人们抛着媚眼和飞吻，惹起喧哗一片。

第九章 楚歌叹 (182)

中国不缺黄金，这场战争的输赢也不是由黄金来决定的！

第十章 悲回风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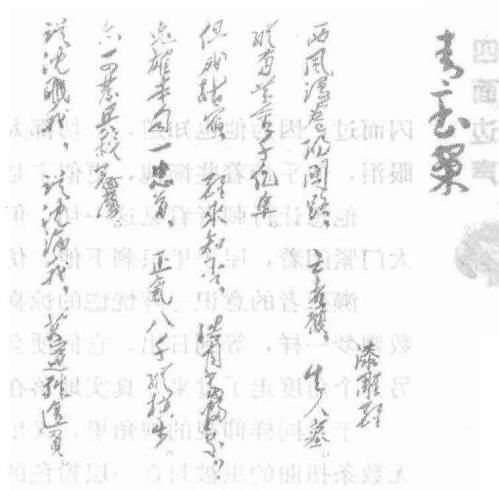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宋·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第一章 恶鬼幽灵

天使与魔鬼，本就是二者一体。

1

一九三七年，天津。

夜色，一滴一滴迅速地聚集着，很快便形成洪潮，席卷而来，将整个中华大地都淹没在一片漆黑之中，伸出手去，所触皆是混沌。

然而，几乎是同时，星星点点的灯光也陆陆续续闪烁了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胸腔正在阵咳中起伏，于重病中挣扎，自窒息中呼吸。

血，喷射而出。雪白的墙面完整地记录了这一瞬间。

握刀的手离开。

被刺者倒在地上，捂住脖子上不断涌出的鲜红，那汨汨来势汹汹，而双手无疑太过弱小，阻止不了生命的离去。于是他抽搐着，脸变了形，面部肌肉狰狞着，身上的衣服也狰狞着，但他的眼神却软弱无奈地寻找着。

他于努力中终于找到了。那视角是仰视的，然而他所期望看见的脸只是一副面具。深灰色的金属壳完美地罩住了五官，这坚固仿佛专用于隔离人间烟火，唯一暴露出的是两枚幽黑的瞳孔，而它们却比这夜还要深邃得多。

那是审判的目光。

一切都于沉默中进行。审判者无须多言。被审判者已经说不出话。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求生的希望在濒死者眼里一闪而过，仅仅是一



闪过，因为他也知道，一切都太晚了。他张了张嘴，却只能流出眼泪，最后的眼泪，似乎带着些惭愧，更似乎是委屈的，抑或是遗憾的。

他想让行刺者看见这一切，但是那副面具和面具下的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大门紧闭着，屋子里只剩下他，仿佛从未有过到访者。

濒死者的意识一阵恍惚的惊喜，莫非这不过是一场噩梦？就像每夜所做的无数噩梦一样，等到日出，它们便会消失于阳光之中？然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从另一个角度走了过来，真实地落在他的视线里，正如来自他颈上的真实的剧痛。

于是同样仰视的视角里，又出现了半张脸，那是半张如恶魔般的脸，似乎有无数条扭曲的虫被封在一层粉色的薄皮之下，却依旧“蠢蠢欲动”——那不是面具，而是硫酸的杰作。对方的左眼被一块圆形的黑布包着，黑布后面赫然是空的，说明坏掉的眼珠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微微转过一个角度再看他的右脸，却是眉清目秀，不到三十岁的年轻面庞，竟还带着三分稚气。俊美与丑陋在一个平面上作残酷的对比，使得这张脸更像是造物者用心良苦所制造的一件作品，旨在说明天使与魔鬼，本就是二者一体。

天使与魔鬼的混合物叫了濒死者的名字：“周易群。”带着不屑的，带着冷漠的，毫不伪装的语气：“这便是代价。”

愤怒一下子涌了出来，化作周易群生平最后一丝气力，他挪出一只血手，紧紧抓住对方的一只脚，声音嘶哑：“吴涯——”

吴涯的嘴边竟然露出了两个微笑：左边狰狞，右边天真。

吴涯毫不费力地抽出了自己的脚，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白纸，迅速擦掉鞋面上的血迹，扔到一边，径直打开门走了出去。

而此时的周易群，肉体已经彻底脱离了神经的控制，被灵魂遗弃在地上，几乎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泊中。

2

走廊里空无一人。

四层以上，本来就不是对多数人开放的地方。事实上，整个机构，只有五个人有权利到达这栋五层大楼的最上面两层，因此这里有很多空房间，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空房间里没有装着秘密。

今夜，这一层，只有周易群一人。

吴涯仔细地倾听着，隐约有脚步声从五楼传来，虽然细微——但他即刻便认出来了——这就是杀死周易群的那个人。

每个人在特定的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带着童年的印迹，背着记忆的包袱，载着现时的体重、身高、缺陷、心绪、情感、理智、偏好和期

望，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方向。脚步声可以泄露的东西实在比语言要多得多。

吴涯不是心理学家，他不明白这些，但他是一个武术高手，儿时习武时接受过严格的辨音训练，因此他能分辨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脚步声的不同，并牢牢地把它们刻在自己脑子里。

他一面飞快地奔上楼，一面不无嘲讽地瞟着这栋号称铜墙铁壁的大楼，想象着明早那帮家伙发现周易群尸体时的惊慌表情，必定好看得紧。

五楼是紧闭的门，在灯光下如同孪生兄弟般站成两排。幽灵已经消失——或者说，他消失于某一扇门的后面。吴涯竭力回忆着脚步声消失的方位，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问题。他没有把握。他的目光在两扇门之间徘徊：二选一，但他只有一次机会。他屏住呼吸，让听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他要听另一个人的呼吸——门后的那一个——同样屏住呼吸的那一个。

他们都在等待彼此的破绽。

月光帮了吴涯的忙，令他发现其中一扇门底投出的阴影与另一扇有非常细微的不同。吴涯飞起脚，踢开门。于是一个人影从黑影中分裂出去，跌到了地上，正待跃起时，吴涯业已冲到他跟前，即刻用臂力劈他的后颈。但那人却像背后长出了手一般，胳膊从一个诡异的方向架开了吴涯的攻势，同时利用膝盖将身体如蚯蚓般向后蠕动着迅速滑开了几尺。吴涯本能地立刻用拳攻其天灵盖，只见那人奇快地将头向腹部一低一缩，就地翻了个跟头，双脚却从上而下，准确地绞住了吴涯的脖子！

吴涯受制，竭力撑起上身，用双手奋力掰开剪刀脚。但见那人扭着身子，张开两掌，又向吴涯的太阳穴拍来，呼呼生风，招式极毒，两腿绞颈的力道却丝毫不减，意在速战速决。吴涯两处要害被制，却再生不出第二双手来，一身冷汗顿出，暗叫不妙。

风声忽止。

那人脸上的面具在距离吴涯不到两寸的地方定格，他的掌贴着吴涯的发丝，他的瞳孔里映出吴涯的脸。吴涯似乎能听到他在面具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吴涯憎恨这种震惊，即便此刻他也毫不掩饰这种憎恨。

那人脚上的力道却忽然小了。吴涯顾不得多想，一个打滚翻出了危险区域。那人也已站了起来。两人在月光下对峙着。吴涯发现那人似乎仍然停留在震惊中。

“你是这儿的？”吴涯听出他是有意沙哑着嗓子：这是一个伪装到声音的人！他不同寻常的谨慎暴露了他的不同寻常。见吴涯点头，那人几乎是脱口而出：“为什么要做汉奸？！”他依然没有露出他原本的嗓音。

“自然是为了活着。”吴涯开始觉得这是一次有趣的对话，“即使是活在地狱

里。”他停了停，然后用阴森森的语气补充道：“我是恶鬼！地狱才是——我的家。”他能明显地感到那人打了一个寒战：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吴涯没有出手，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想，他也许犯了一个绝不应该犯的错误。

楼下有人声传来。喧嚣，混乱。

他们已经发现了。

吴涯的声音如地底阴风：“看来你跑不掉了。你有本事进来，可是绝对出不去，难道你没听说过有个地方，‘进时人，出时鬼’吗？”

“是吗？”那人发出了一声嘶哑的笑。吴涯觉得那笑声竟然在他的头顶炸开了，一阵剧痛之后，吴涯感到所有的意识仿佛全部塌陷了。

3

天津法租界五十五号中庆源里三号，彼德私立学院。

这原本是一个名叫韩文德的华人富商于1905年建立的慈善学校，当时取其名中一字命名为“德一学堂”。后来由于战乱连年，家道终于败落，其子韩之毅托关系找到法国商人让·彼德入股，两人将德一学堂变成半贵族学校，更名为“彼德私立学院”，将校区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供家境殷实的学生入读，西区则资助一些家境贫寒但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学业。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天津沦陷，学生纷纷离开，让·彼德也撤了资，匆匆跑回法国去了，于是彼德私立学院再次濒临倒闭。正在这时，一个神秘的中国商人突然出现在韩之毅的家中，以不菲的价格买下了彼德私立学院，成了学院的新主人。

彼德私立学院的牌子依然高挂在校门上，从大门看进去，可见学校东边是一栋五层高的砖楼，西边是一排平房，正是昔日的贵族校区与平民校区。

如果有心人仔细观察，会发现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总是一副绷紧了神经的神情，他们的目光总是谨慎的、小心翼翼的。而在上课时间偶尔传出的读书声里，也听不出有感情，或者激情，它们机械而生硬，仿佛是一群生产线上的螺钉。

但外人是很难看到和听清这一切的，因为彼德私立学院新修的大门和围墙都高耸得足以挡住他们的视线和听觉。如果有心人们可以透视，还可以看见——关上铁门后的门房蔡大爷已经不再是那个哆哆嗦嗦，半天说不清一句话的老朽之人，他脊背挺直、步伐矫健，目光尖利得如同一匹正值壮年的狼……

如果彼德私立学院的周围住着一些心思细腻的好事之徒，那么，他们会纳闷，因为这所封闭式学校的风气实在好得令人诧异，没有无心向学的逃学者溜出校门，也没有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举旗示威，还没有突如其来的宪兵大举入内搜

查乱党。如果有人从学院易主之日就住在附近，那么他可能还会发现，这所学校从没有过大规模的公开招生和招聘，学生和老师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也从来没有人在此之前见过这些面孔……

可惜，以上的种种如果，都不会存在了，因为在彼得私立学院易主后很短的时间内，附近的居民们因为种种原因都陆陆续续地搬迁了，大部分是被人花大价钱买下了房屋或商铺的产权，还有一些人，运气就不那么好了，要不就是不小心失火烧毁了家园，不得不另外搬迁，要不就是遭了劫，全家都死在了乱刀之下，要不，就是忽然有家人莫名其妙失了踪……乱世嘛，有什么不能发生？

好了，现在住在这附近的都是一些漠不关心的，不管闲事的，具有较好素质的“良民”，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踏踏实实地过着日子。孟母三迁，也不过为了给儿子找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彼得私立学院的环境已经非常“清洁”了……

不错，这里并不是什么学校，而是隶属于天津特别市公署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这个机构的头子便是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的会长——大汉奸高凌蔚。

那么，当然，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实际上便是日伪两方安插进来的特务人员，目的之一在于监视法国势力的动向，目的之二便是针对租界内的抗日力量进行间谍活动。

此时在天津，还有日、意、英、法四国租界。由于结盟的缘故，意租界当局与日本占领军关系比较融洽，而处于另一阵营的英法两国租界，对日军则不那么配合。它们非但不承认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强行使用的、与日元同价的伪联银券，而且拒不交出在中国、交通两银行储存的白银，在租界的市面上继续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此外，在天津沦陷之后，绝大多数在津师生都逃入英法租界内暂避，而在租界内的临时学校里，还被允许继续使用中国政府编印的教科书，这自然更加让企图使用日语教科书奴化中华子弟、毁灭民族意识的日本人大为光火。

更使日本不安的是，在租界这块弹丸之地的“孤岛”里，经常有中国抗日力量开展的各种抵抗活动。当时，在英法租界开展抗日活动的便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又称“民先”），国民党军统系统的抗日锄奸团，第三国际天津地下爆破组等。

这些，都是让日本侵略者们如坐针毡的钢针钢刺，扎在肉里，痛在眼里。

然而由于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因此日军暂时尚不敢贸然进占法租界，所以只能通过种种见不得光的方式，窥视、收集、暗杀……

彼德私立学院副主任孟致尧拿起被镇纸压在桌上的字条，那八个字苍劲有力，直透纸背。

共除奸伪，永保华夏。

笔力中的杀气似犹未尽，像一双血红的狼目，与他凌厉对望。

旁边的贺元犹豫着：“用刀的力度，角度，狠劲，还有这留字，做派简直一模一样啊，真像他……是他吗？”说出这个“他”字的时候，贺元禁不住环顾了一下四周，仿佛这个“他”立即就会应声出现在眼前一般。

孟致尧摇摇头：“不会是他……他已经死了。”

“可是我们毕竟还没有找到他的尸首。”贺元忧心忡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们的人都查完了吗？”孟致尧不耐烦地打断他，望向门口一个站得笔直的、穿着学生装的年轻男子。

男子进来，立正道：“报告！都查过了，本部只有吴涯一人不知所终。”

4

“吴涯?!”贺元吃了一惊，“怎么可能?!你，都仔细找过了?!”

男子的脊背挺得更直：“是!”

贺元纳闷了：“吴涯？这一定是个巧合，是不是?”

孟致尧用指尖敲着桌子，沉吟着：“该他当值吗?”

男子道：“是！昨天晚上由他负责三层到五层的保安工作。”

“只有周易群一人上了四层？”贺元急忙问。

“是!”

孟致尧对着贺元冷笑：“你这副眼镜该换换了，眼睛都瞎了，还有资格玩鹰吗?!”他的语调不高，却阴损入骨。听得贺元冷汗涔涔，他急忙点头：“是，是是！吴涯擅离职守，罪不可恕，我一定把他抓回来严加惩处!”

“擅离职守?!”孟致尧的表情看起来似乎有些哭笑不得，他转过脸，对着军医陈宇森道：“告诉他，那道刀伤的检验结果。”

陈宇森不禁钦佩地瞟了一眼孟致尧。他知道这个有着上校军衔的副主任并不只是在政治上出类拔萃，他早年还曾经留日学医，是医学院的高才生，回国后行医几年，颇有口碑。

“是！死者系左颈动脉被割断致死，刀口很细，说明定位非常准确，用刀快而果断。伤口左重右轻，估计使刀人惯用左手。”

“听到了吗？”孟致尧强调，“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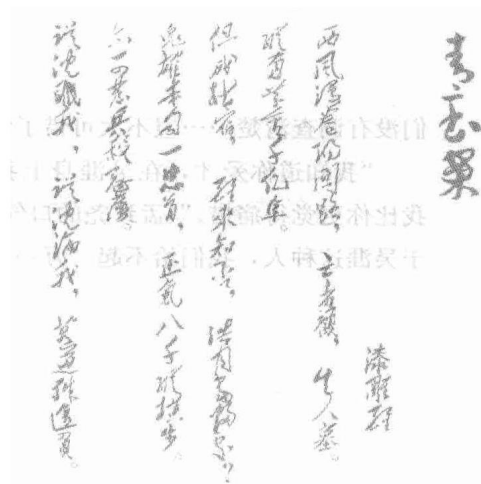
“吴涯的确是左撇子，”贺元的声音越来越低，“可那个人也是擅用左……”

“够了!”孟致尧厉声打断他，“我叫你不要再提那个人了！更何况，这是什么地方？外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吴涯他不是凶手就是内应！传我的命令下去，看到吴涯，杀无赦!”

“可万一……”贺元一脸剜去心头肉般的不忍，“万一真的只是一个误会，我

们没有调查清楚……岂不太可惜了？”

“我知道你爱才，在吴涯身上我们也的确花了太多心思。他是我带进来的，我比你更觉得痛惜。”孟致尧的口气软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可正因如此，对于吴涯这种人，我们给不起‘万一’！”



第二章 后庭花

租界这边是一场幻梦，租界那边是一场噩梦——然而梦，就终归是要醒的。

1

吴涯睁开眼。

尽管日光经过树叶的过滤，但投射到他的脸上依然是一片灼热，皮肤已经开始发痛。他跳起来——这里当然不是彼德私立学院。郊外树林里独有的阴郁与潮湿，在阳光下蒸发出腐败的泥土味。

我怎么会到了这里？那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呢？他为什么没有杀了我……一连串的问题钻进吴涯的脑子里，一张纸飘落在地上——它原本是搁在他胸口上的。

纸上用钢笔写着四个字，但那不是答案：“好自为之。”

这算什么？不杀之恩？吴涯苦笑。这个藏在面具后的人想拯救炼狱里的灵魂？他将纸撕碎，抛到空中，同时想要大笑，但可惜嗓音干涩，只好作罢。

他坐下来，焦躁不安地抓起地上的一小堆土，然而再着急他也只能等待天黑。他的脸是人类的噩梦，他注定只能在夜间出没。

学校那边一定乱套了。

这天的夜晚，对很多人来说，一定都来得太慢了。

2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法租界天增里街的一栋花园洋房外。

小厮打扮的仆从跑上前去，毕恭毕敬地打开车门，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从车上缓缓走下来。黑色的呢子风衣敞着扣子，越发衬托出身形挺拔，同样是黑色的帽子压得很低，却不能遮住一张引人注目的脸——那轮廓在亚洲人中算是相当分明了，鼻挺如峰，眉骨微凸，眼形颇清秀但眼神凌厉，只是这凌厉很清澈，仿佛一把冰做的刀，又恰似这深秋的煞气。

男子驻足，摘下左手的皮手套，在手心里轻轻一敲，目光已在四周迅速扫了一圈，这才从容不迫地走进大门。

敲门即开，长辫子的丫鬟躬身退了几步，将他让进来：“赵先生好。”

男子将帽子摘下，递给丫鬟。

一个穿着水青色金丝盘云纹旗袍的美艳少妇，拿着两个酒杯笑咪咪地迎了上来，斜梳的黑色髻发垂在右肩上，越发衬得肌肤白皙。

“玉姨。”男子微笑着招呼。

少妇越发笑得媚眼如丝，娇声说：“义青，可数你来得晚，要罚酒的。”一面说，一面将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赵义青爽快地把杯中红酒饮尽了，接着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锦盒递过去：“祝玉姨永远年轻，美貌长驻。”

“什么年轻美貌的？过了今天，我孙兰玉便是明日黄花咯。”她一面轻叹着，一面将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副翡翠耳坠，翠色晶莹，一看便知价值不菲，脸上禁不住露出欢喜的神色来，“哎呀，这么重的礼，我都不敢收了！”

赵义青笑道：“自己公司里的小玩意儿，我还怕入不了玉姨的眼呢。”

“你呀，就是太客气了！”孙兰玉故意贴近他，取过空酒杯，压低声音，“先别上去，应酬一会儿。”

赵义青点点头，跟着她步入大厅。

大厅里弥漫着美食、美酒与美女的香味。赴会的人们几乎都有了相对固定的伴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是打牌九，或是聊天，有了暧昧关系的男女便拣个僻静的位置，互相试探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儿。花枝招展的交际花们媚眼如丝，不露痕迹地搜寻着她们的目标。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一切都真真实实地从赵义青的眼睛、耳朵、鼻子、呼吸甚至皮肤渗进体内，相反的，白天走马观花般所看见的那个世界，倒更像是一场梦了。当然是，赵义青禁不住想，租界这边是一场幻梦，租界那边是一场噩梦——然而梦，就终归是要醒的。

他甩甩头，试图把脑子里一幕幕不断闪现的场景通通都抛开：日本巡逻兵气焰嚣张地践踏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堂而皇之地掠夺，装满子弹的枪随时准备着抬起，射击……饥肠辘辘的人们在米店门口等待着购买“共和面”——所有的白米和面粉都已充作军用，这所谓的共和面，据说是用八种以上的杂粮混合以后磨成的，其中包括存放在粮库的已霉烂腐坏的小麦、杂粮及军马都不食用的饲料、粮食加工残余的东西，比如酒糟、豆饼，甚至还混进很多土渣、石子——已经有人因为食用这样的粮食而中毒致死——可就是这样的食物，还要排队才能买到，甚至是彻夜排队。为了防止插队，排队者们还必须穿上写着号码的黑棉袄，如果家人来替换，必须把那件写着号码的棉袄换下，给新来的人穿上……

那一件件用大白粉写着号码的黑棉袄，就像一片始终不肯散去的乌云，不停地在赵义青眼前晃动着。

“好哇，可抓到你了！”一只大手忽然拍在他的肩膀上。

3

一个头圆体方的胖子虎步生风地走了过来，满脸横肉直颤动，在赵义青肩上狠狠一拍，张嘴便是一口地道的天津腔：“要找你还真是不容易！玉姐生日，我就猜你小子肯定不会不露面，嘿，果然被我撞上了！”

赵义青先是一愣，然后想起，这胖子名叫韦庆雄，是天津商会里的一个小人物，曾经有过几面之缘。

“唉！”孙兰玉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对赵义青说，“看来是我的面子不够大呀，过生日请个人，你在这儿人家才来，你要不在，人家怕是连理都懒得理哩。”

韦庆雄自觉失言，急得满脸通红：“哟，姐姐您可冤枉我了，我是那号银吗？！姐姐您三十大寿那是多大的事儿啊，介（这）就是鸿门宴，刀山火海我也得爬着来呀！”

“去去去！”孙兰玉不满地挥着水葱般的玉手，“越说越不像话了，什么鸿门宴的，你当自己是刘邦，我还不愿意当项羽呢。”她转过头对一直不做声的赵义青说：“你们先聊，我上去看看老爷子。这么半天都没下来，不知道搞什么鬼。”

赵义青很绅士地微微倾了倾身子。

见孙兰玉去得远了，韦庆雄舒了口气，然后将赵义青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压低声音道：“听说兄弟你在内河航运公会里有路子，前些日子还运了一批棉纱出去……”

赵义青听到“内河航运公会”几个字，脸色微微一变。

这所谓的内河航运公会，是天津地区专门负责在内河运输日军军需物资的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全是在日伪控制下的清帮弟子，日本人之所以选择利用天津清

帮来做这件事，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

清帮原是民间的一个秘密团体。早期原是漕运水手的秘密结社，由于它的分布特点是靠近水道，如沿运河两岸和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城市，所以，最初它是一个以水运为生的漕运工人的互助组织。而天津正是个水陆码头，而且是漕运的枢纽，因此在这里，清帮的势力非常强大。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在平汉线占领保定，在津浦线占领德州。虽然津浦、平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对日军不断地进攻和干扰，使得这两条铁路在八年之中从未得以全线通车。就连天津到北京，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路段也经常被扒断路轨、路基或是安放路障，正因如此，日本人为了确保物资，特别是军需物资的运输，就把内河航运当成了他们重点发展以及保护的通道。

为了打通河北省内河航运，天津日本派遣军成立了水陆警备部队，由森冈中佐任司令，司令部设在河东大王庄。这个警备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押运货物到保定、德州，还有负责塘沽到烟台的海运。但森冈部队押运的船只在经过杨柳青、独流一带时，常被当地土匪阻劫，而船上日军太少，不敢登陆穷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船上有人能用清帮术语答话，大家讲个交情，就可以放行了。

从此以后，日本人便利用清帮在航运方面的特殊作用，召集清帮头子成立了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委任吴鹏举为会长，张华为副会长，而日本特务小野正男则当上了公会理事、常务理事，因此，航运公会的实际工作全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航运公会在通航沿途广贴布告，声明其清帮背景，船头也效仿漕船高挂黄旗，写上“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字样。此外每条船上派有若干清帮分子负责押运，船只如果出了事故，随船的清帮分子上前一搭话，问题基本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了牢牢控制清帮，日本侵略者便在物质方面加以利诱。沦陷区的粮食、食盐、洋布紧缺，为了笼络人心，日本人允许凡清帮成员每月可到合作社买一些白面、食盐和洋布等生活必需品，不但如此，他们还大肆昭示“皇军下乡不向帮会成员烧杀”，为了生存也罢、安全也罢，不少大小买卖人、工人、农民都纷纷入了“家礼”，加入清帮，使得天津清帮渐渐演变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汉奸帮会。

赵义青听了韦庆雄的话，怒道：“谁在背后造这种谣？！这不是惹得日本人来找我吗？这话可不能乱说！”

“哎哟，兄弟你别急啊！”韦庆雄额上渗出汗来，他一面用手帕紧张地擦拭着，一面环顾四周，“介事儿除了我没银知道……”

“根本没有的事，你知道个什么？”赵义青一脸气愤，“谁说的？！把他叫我面前来，看我不大耳刮子扇他！”

“我绝不亏待你!”韦庆雄把五指一伸一变,“归齐我给这个数,五五开。只要你把货弄出去。我现在是完全掰不开瓣儿了!”

“别!”赵义青说,“再多的钱没命花也是白搭。再说了,我也没这个本事。”

赵义青冷冷地转身打算离开,这时孙兰玉满面笑容地走过来,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老爷子今儿也不知怎么了,闹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怎么都不肯下来。说是我庆生,可这客人都等着他呢,向来只有你说的话进得了他耳朵,快帮姨劝去。”说着,便推了赵义青往楼梯走。

韦庆雄连忙跟上几步,眼口并用:“我那事儿……”

赵义青回过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刚才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韦庆雄呆在原地,愣愣地揣测着那笑容背后的含意。孙兰玉则热情地拉过两名刚进门的女宾,三人堵在楼梯口聊起了家常。

4

赵义青匆匆走上二楼,转过弯,纸醉金迷的喧嚣便彻底隐没在了身后,这长长的安静的走廊,似乎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到了最尽头的一间屋子,他伸出手,敲门。

笃,笃笃,笃笃笃,笃。

门缓缓地开了。

赵义青走进去,便看见一张横放的黑色长桌,桌旁有六张黑色的椅子,已端坐了五个人,一人着红衫,一人着白衫,一人着黄衫,一人着黑衫,年纪至少都在五旬以上,而坐在南首的人年纪最长,身穿青色长衫,长须已花白,半闭着眼,一串佛珠在右拇指下周而复始地行走着,粒粒间距有节,铿锵有力,乍听之下竟像一架尽忠职守的老钟。

这一切似乎将空气都催老了数十年,因此赵义青这张年轻面孔的出现,更像是一个异类突兀地闯了进来。然而,老者们都安静地看着,默许了这种格格不入。

赵义青小心地转过身将门关上,然后走到桌子边最末的一张椅子旁,向几位老者一一行了礼,然后恭敬地低头站着。直待青衫老者点点头,他才坐了下来。

“不到六个时辰里我接了谭局长三个电话,”首先开口的是红衫老者,他姓袁,名云涛,人称“袁二爷”,现在天津普安协会任运输部长,人瘦小得如同烟枪杆子,可一双眼睛里全是精明之气,炯炯有神,“他们威胁我说三天之内要是交不出银来,就要把运输部长换银,可吓得我出了一身白毛汗!你说,不过一个杀手,至于吗?”